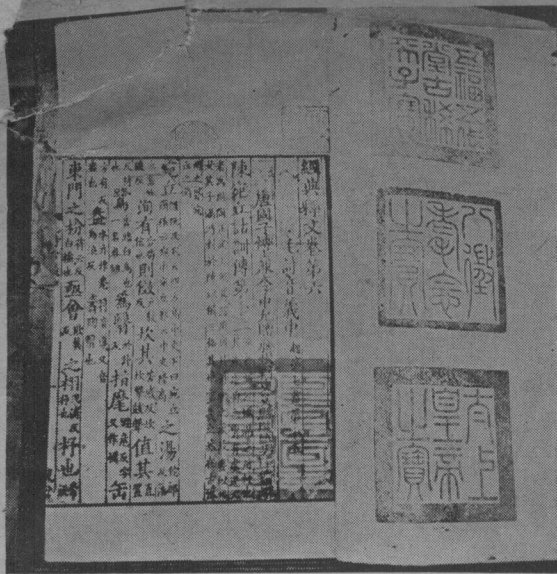


經典釋文考

410.3

Ls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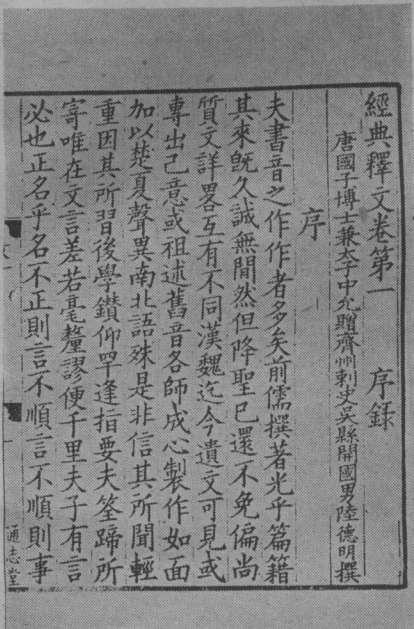
圖八 宋本經典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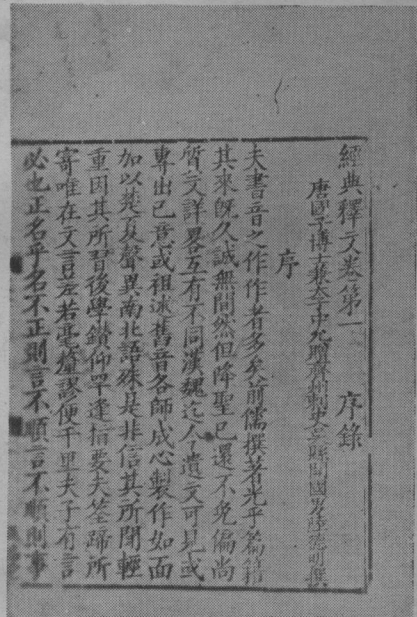
圖九 宋本經典釋文



圖十 通志堂本經典釋文



圖十一 武英殿翻通志堂本釋文



經典釋文考

王利器

一 唐書陸德明傳⁽¹⁾注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

新唐書本傳：⁽²⁾‘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

按范成大吳郡志⁽³⁾卷二十一，黃氏日鈔古今紀要卷九，王鏊姑蘇志⁽⁴⁾卷五十四，俱用新唐書。

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

新唐書：‘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

劉肅大唐新語卷三：‘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

按周弘正陳書有傳，略謂‘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尋陳書張譏傳：‘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⁵⁾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廿卷，雜篇

(1) 據涵芬樓景印宋本。

(2) 據涵芬樓景印宋本。

(3) 據烏程張氏景刊宋本。

(4) 據本校藏明正德間刻本。

(5) 南史誤作‘慧拔’，冊府元龜五百九十八作‘慧休’，不誤。

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6）二十四卷。’是德明既師弘正，復事張譏，釋文中往往稱引師說，如易王弼注，釋文云：‘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需，‘有孚光亨貞吉’，釋文於光字下曰：‘師言句’。諸如此類，所稱師說，爲周爲張，今莫能質定矣。

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於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德明使（7）與抗對，合朝賞欣。

新唐書：‘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辨，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

劉文淇舊唐書校勘記曰：‘冊府五百九十七‘光’作‘先’。’

按孝克徐陵弟，陳書卷二十六，及南史卷六十二，俱有傳。

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

新唐書：‘解褐始興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

姑蘇志‘解褐’作‘釋褐’。

按陳有三始興王，文帝諸子有始興王伯茂，光大二年（568）卒。宣帝諸子有始興王叔陵及叔重，叔陵太建初封，宣帝崩，叔陵爲逆，誅；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則此始興王，蓋叔陵也。叔陵陳書卷三十六，及南史卷六十五，俱有傳。

隋煬帝嗣位，以爲祕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

新唐書：‘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誦，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

劉文淇曰：‘冊府‘魯’下有‘達’字是，各本脫。’

按隋書許善心傳：‘大業元年（605），奏薦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

（6）廣弘明集有支道林即色遊玄論，張書義蓋本此。

（7）殿本‘使’作‘獨’，是。

加品秩，授爲學官。’唐書儒林徐文遠傳：‘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魯世達隋書卷七十五，及北史卷八十二，俱有傳，新書作‘魯達’，避太宗諱缺‘世’字，舊書涉此，並‘達’字而奪之，非是。

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東脩之禮，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絕人事。

新唐書：‘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東脩禮，德明耻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

大唐新語：‘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東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詳給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七，列此事在武德二年(619)四月戊申。胡三省注曰：‘德明過孔穎達遠矣。’

黃氏日抄曰：‘德明經行兼修，不降其志。’

全祖望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8)‘杭君堇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卽命仲達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議，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東脩禮，跪拜床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何如，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

(8) 鮑琦亭集外編卷三十八。

錚錚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考；愚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9) 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臧琳經義雜記卷三，唐儒陸孔傳：‘案陸氏之於玄恕也，服巴豆，僵偃壁下，遺利，不復開口。孔氏之事太宗也，數以忠言進，事皇太子，箴諫其失，雖死不恨。較之漢儒北海鄭公，范陽盧公，何媿焉。出處大節，凜然不苟，學者尤宜師法；不特釋文正義二書，爲千古模範也。後世有徇利貪榮，苟免無恥者，亦自命爲經生，斯陸孔之罪人也。’

孫志祖讀書脞錄卷三，陸德明孔穎達：‘唐初經學，首推陸德明孔穎達，然二人皆嘗仕王世充，陸爲國子助教，孔爲太常博士也。世充令其子師事陸德明，就其家行束脩之禮，德明稱病不語，猶有媿心；若穎達之造禪代儀，較之劇秦美新，抑又甚矣。以厠儒林傳中，能無貽後人口實乎？’

王世充平，

金石萃編卷四十一，勅建廣武山觀音寺碣，(10) 國學助教陸德明撰：‘王世充竇建德爲讐大邦，我秦王赫然斯怒，罪人乃得。班師凱還，駐蹕廣武，值夜雨作，而東南雲際，光焰射天，燭見觀音菩薩，金身畢露，王頓首拜瞻，喜謂羣臣曰：“乃者，武事告成，天授神祐，厥功溥哉。”遂勅建茲寺，因名焉。工訖，乃拊碣以紀其歲月云爾，時武德五年(622)也。’

王昶曰：‘衡曰國學助教，以司業朝廷所授，而學士之辟當在後，此時世充初平，尙未受此職，故仍用大業時故官也。’

(9)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有唐經師從祀議，略謂：‘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德明，以其大節也。’

(10) 文又見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無題衡也。

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

新唐書：‘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

大唐新語：‘及入朝，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閣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讚曰：(11)‘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

新唐書褚亮傳：‘初，武德四年(621)，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大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624)，收卒，復召東廣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於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擿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12)

封氏聞見記，卷五，圖畫：‘國初閣立本善畫，尤工寫真。太宗之爲秦王也，使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又學士褚亮爲讚，今人間十八學士圖是也。’

新唐書藝文志，乙部，雜史類：‘蔣父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又丙部雜藝類：‘閣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又‘曹元廓(15)畫秦府學士圖。’

玉海卷五十七引名賢畫錄：‘閣立本圖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二十四功臣，輝映今古。’

汪師韓韓門綴學卷五，唐十八學士：‘唐十八學士寫真圖，新舊唐書，並載於褚亮傳中。……史不紀圖像之年，溫公因太宗爲天策上將軍，是武德四年，

(11) 玉海卷五十七，載十八學士贊作‘儒術爲貴，玄風可師，儔學非遠，離經在茲。’

(12) 玉海卷五十七，加注云：實錄云：‘勒成一卷，號曰十八學士寫真圖。’會要云：‘具題其爵里。’

(15) 玉海卷五十七，引作‘曹元廣’，歷代名畫記卷九，仍作‘曹元廓’。

遂以圖像列於武德四年之下，⁽¹⁴⁾ 且有薛收而無劉孝孫。其後陳光綽竹素辨譌因以溫公爲誤，此非也，唐史既無明文，則不載於起館之年，更將附於何年？若劉孝孫之補入，其後尚有杜淹杜正倫，皆直文學館者，安得一而載之耶？寫真圖，宋時藏於沈存中家，夢溪筆談云：“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玄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¹⁵⁾ 唐書乃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從日從叒；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如懸鈴者佳，則玄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至明代，其圖乃歸朝廷，張居正太岳集云：“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1543—44)，希古携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疏入不省，以其疏並卷，俱發兵科，此卷遂留藏科房。”張位詞林典故云：“殿試進士，文華殿讀卷畢，內閣填寫黃榜，各官散出，宮坊以下與執事者，是日赴兵科觀唐人十八學士圖。”楊士聰玉堂薈記云：“殿試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畫皆立像，上署銜名，未有沈括跋。²又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第八卷，寓日記云：“閻立本十八學士圖，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贊，沈存中跋，舊稱三絕。圖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無髮，腦傍七痣如星，且肥短多髯，極其醜陋。”又云：“崇禎辛巳(1641)，予在兵科，日取展閱，見畫無神彩，或爲人臨去。”按此卷，不知失於何時，今已無有，而日下舊聞引陳光綽竹素辨譌云：“閻立本所畫者，收耶孝孫耶，惜不可得而見也。”余按薛收以武德七年(624)卒，而圖真在八九年間，是以舊書薛收傳云：“及後遍圖學士等形

(14) 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15) 雲谷雜記卷二，舊唐書房喬字玄齡，引寶奉唐書音訓引唐十八學士圖贊，亦云房玄齡字喬年。

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新書亦云：“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又觀夢溪筆談所載，圖之是劉非薛，明矣，而竹垞亦不爲之辨正何也？至於畫皆立像，後世流傳之圖，坐立向背，一幅中兼有各形，且於像外布景。蓋自有此圖，效尤者多以十八人爲數，……而如鄭昉所賦，有琴竿杯勺樂工馬驢者，妄指爲立本之畫，豈知其謬歟。(16) 獨醒雜志云：“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閣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李詩。”所稱石本，不知刻於何地。又元蒲紹簡作登瀛洲賦，其序內所列次第，既不與唐書合，而官階又多不同，如以薛元敬爲參軍，于志寧爲從事中郎，陸德明孔穎達俱爲助教，許敬宗爲宋州總管戶曹，未知其何所據也。

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閣立德弟，立本，……武德九年(626)命寫秦府十八學士，褚亮爲贊。’原注：秦府十八學士寫真圖序曰：‘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銳意經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17)曰：“昔楚國尊賢，存道先於申穆，梁國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無景從。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游，丹桂初叢，廣旄俊之士；既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齊庭，開筵有慚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遠，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昂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或弘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路風雅，優遊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入館，尋遷，庫直閣立本圖形貌，具題名字爵里，仍

(16) 汪氏原注：‘昉詩見獨醒雜志，其詩稱長孫王魏率更，尤謬’。

(17) 文又見全唐文卷四，頗有異同也。

教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討論墳典，商量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效。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云。彥遠唐人，所言自必有據。褚亮傳謂置文學館，在寇亂稍平之後，蓋即指平王世充。然則圖十八學士在武德九年，司馬光以下諸說皆非也。至入畫者，爲劉孝孫而非薛收，名畫記之言，亦明白可據。故玉海卷五十七載十八學士贊，有劉孝孫而無薛收，云：‘薛收傳：‘後遍圖學士，太宗歎曰：恨不早圖其像。’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王應麟作小學紺珠，其卷六亦載十八學士，列入薛收，自注云：‘收卒，劉孝孫補之。’此不以圖言，故以收爲主，而孝孫附及之。然則諸家謂寫真圖，有薛收而無劉孝孫者，亦非也。若作像贊者，唐書褚亮傳杜如晦傳姚思廉傳蘇世長傳，歷代名畫記大唐新語封氏聞見記通鑑，俱謂是褚亮，則謂于志寧作者之爲舛說，斷可知矣。至蒲紹簡所據，即本太宗教，登瀛與畫像，本爲二事，汪氏苟取一切，而謂‘未知其所據’，陋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乙部史書估僱四冗篇中云：‘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原在大內。相傳永樂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必留飲科中，索一玩以爲故事。萬曆初，周公瑕遊燕中，得摹本，知爲沈存中家物，而跋尾書迹不逮，因爲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繁刻之石，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則十八學士圖，明季亦有石本，不獨獨醒雜志所載宋時石本而已。又珊瑚網畫據卷二十三，載逢澤湯允謨仲謀所見畫目：‘趙雍家有閻立本作十八學士，虞世南房玄齡最佳。’又分宜嚴氏畫品挂軸目：‘閻立本瀛洲學士圖八軸。’則此圖曾在趙雍嚴嵩家，汪氏亦所未詳，故並及之。珊瑚網畫據同卷，又載婁江王元美家藏畫品：‘閻中令十八學士卷。’按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八，有古十八學士圖跋二首，不言閻中令，其再題云：‘人物器飾臺榭，工緻古雅之甚，是五代北宋筆無疑。’汪氏題爲閻中令，不知此固非閻氏之筆，而出後來好事者之所爲，汪氏所謂‘流傳之

圖，坐立向背，一幅中兼有各形，且於像外布景，者是也。式古堂書畫彙考，畫十一，所載宋徽宗御筆十八學士圖，正復如是，惜汪氏亦未能詳也。又唐王觀有十八學士圖記，見玉海卷五十七，及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後周杜良有唐文皇畫像記，見玉海卷五十七，是亦言十八學士者所不廢也。

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

新唐書：‘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

按中山王承乾，太宗子，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唐書卷七十六有傳。

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

新唐書：‘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九：‘唐陸德明，武德中爲太學博士，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鋒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稱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徐劉釋等，並爲之傑，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疋。’

按兩唐書高祖紀，俱謂‘德武七年(624)二月丁巳，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則此武德七年事也。又徐文遠兩唐書儒林俱有傳。

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

新唐書：‘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

封氏聞見記：‘終於國子博士。’

按姑蘇志卷三十五，封爵類謂‘陸元朗高宗朝封吳縣男。’尋兩唐書俱謂封爵在德明卒之前，據後引冊府元龜，則在貞觀十六年(624)，德明已前卒，姑蘇志說不可據。又今本經典釋文題署‘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

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

新唐書：‘論撰甚多，傳於世。’

冊府元龜卷六百六：‘撰老子疏十卷，莊子易疏各十五卷，經典通解三十卷。’

黃氏日鈔：‘經書釋文，傳中不載。’（‘書’疑當作‘典’。）

按此黃氏據新書言之，舊書本傳固載之也。陸氏撰述，本傳甚略，茲重訂之。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兩唐志。

易疏二十卷，本傳。易疏十五卷，冊府。

周易大義二卷，隋志。

周易文外大意二卷，兩唐志。

周易並注音七卷，馮桂芬蘇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六。

老子疏十五卷，本傳，新唐書藝文志。

老子疏十卷，冊府。

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隋志，不著撰人。

莊子文句義二十卷，新唐志。莊子疏十五卷，冊府。

經典釋文三十卷，兩唐志。

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布帛二百段。

新唐書：‘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辨，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冊府元龜卷九十七：‘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玉海卷四十二，原注：‘一本云：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賜其家布帛百匹。’

劉文洪曰：御覽六百一，‘太宗閱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宏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賜其家布帛百匹。’

按本傳‘其’下脫‘家’字，當據新書冊府御覽玉海補。據冊府，及玉海引一本，則爲貞觀十六年事，德明卒於貞觀初，本傳叙此，本爲明白，後人轉寫脫漏，則若德明身受之矣。

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新唐書：‘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錢大昕考異曰：‘唐會要：贈原州都督，諡曰康。’

二 經典釋文釋名

學者之疑經典釋文之名，尚矣。陸隴其經典釋文跋⁽¹⁸⁾曰：

雖其列老莊於爾雅之上，未免不倫，然其有功經傳亦多矣。

何琇樵香雜記卷下曰：

經典釋文爲古義之淵藪，學者得以考見先儒音訓，惟賴是書，厥功甚偉。獨怪其不及孟子，而以老子莊子，俱列經典，是居何義也。

蓋經典釋文之列入老莊，學者多疑之，此其一隅耳。四庫提要釋之曰：

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

夏時彥經典釋文跋⁽¹⁹⁾曰：

陸書以經典爲名，而雜入老莊，反遺孟子者，嘗恭讀四庫全書提要云云。今考隋書經籍志子部載孟子注僅三家，邢卿，康成，劉熙，又綦母邃一家，亡。載老子音注義疏十八家，莊子音注義疏十九家，又亡書無慮數十家。則當時風氣可見，德明因而釋之，隨時好也；而仍以經典統之，從其大旨也。

此一說也。阮元塔性說⁽²⁰⁾自注云：

經典釋文所謂典者，老莊是也。

此又一說也。謂六藝爲經，非六藝者爲典，蓋亦清儒通說，如洪頤煊撰子思子公孫尼子魯連子太公金匱汜勝之書黃帝問玄女兵法張衡靈憲渾天儀師曠占范子計然夢書白澤圖地鏡圖諸書鈎沈，而總謂之經典集林，亦其鄰類。然古人以經典並稱，初非有高下之在心也。故書有堯典，（堯典統虞書，故不舉舜典）。而七經亦稱七

(18) 三魚堂文集卷四。

(19) 學海堂二集卷九。

(20) 寧經室續三集。

典⁽²¹⁾，漢有趙典字仲經⁽²²⁾，義取相應，明無所輕重也。至經典連文之見於前人述作者，可謂‘其麗不億’，今略加甄錄，因明白矣。

後漢書王龔傳附暢傳，張敞奏記暢云：

五教在寬，奏之經典。

按此尚書舜典文也。

應劭風俗通義正失篇云：

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

按此見禮記檀弓。

通典卷一百一，引裴祇乞絕從弟儀曹郎耽喪服表云：

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

按放流管蔡事，見於五經中者甚多，不勝枚舉；至鄭段事，見左隱元年傳。

通典卷九十八，引蔡謨父母乖離議云：

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父死於朝，子西不傲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

按見左襄十年傳。

文心雕龍正緯篇云：

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

弘明集卷八，劉勰滅惑論云：

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

弘明集卷十，庾黔婁荅釋法雲書云：

略說七條，皆承經典。

按指前引孝經樂記詩周官祭義尚書左傳七事。

世說新語文學篇：‘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注云：

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魏書常爽傳，爽六經略注序云：

(21) 廣弘明集卷一，引牟子理惑論：‘聖人制七典之文。’

(22) 後漢書卷五十七有傳。

經典者，身之文也。

周書顏之儀傳，樂建上宣帝疏諫數赦云：

臣謹案周官……尙書……呂刑……論語……，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

凡此所謂經典，其疇範要皆不出五經四部書，故後世言錄略之學者，即改易六藝之名爲經典，宋王儉依劉歆七略，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²³⁾梁阮孝緒撰七錄，斟酌王劉，謂‘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²⁴⁾。’又謂‘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²⁵⁾。’其分別較爲多稟，後世言經典者，毋或逾焉；如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北堂書鈔卷九十五，太平御覽卷六百八，皆有經典部，步趨惟謹，其內容未嘗一涉柱下漆園之樊。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六，宋真宗景德二年，載‘龍圖閣，下設六閣：經典閣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傳閣八百二十一卷，子書閣一萬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閣八千三十二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畫閣一千四百二十一軸卷冊。’類別羣分，有倫有脊，於此有以知謂老莊爲典之說之不然。況德明自序明謂‘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號曰經典釋文’乎？

雖然，稱老莊爲經典，匪特後人疑之，即陸氏持說，亦有自相牴牾之處。釋文叙錄述次第，老子條云：

雖人不在末，而衆家皆以爲子書，在經典之後，故次於論語。

爾雅條云：

爾雅周公（所作），復爲後人所益，既釋於經，又非□□□次，故殿末焉。

衆家皆以爾雅居經典之後，在諸子之前，今微爲異。

夫陸氏書非囊括老莊，而以經典稱者乎？然一則曰‘衆家皆以爲子書，在經典之後，’再則曰‘爾雅居經典之後，在諸子之前，’乃以經典與諸子對稱，此誠何心哉？

(23) 見隋書經籍志序。

(24) (25) 並見廣弘明集卷三，引阮孝緒七錄序。